

(十四) 困獸之鬥之一

安德生等人來到『保安團隊』西岸總部的第三天。是半夜的時分。一切已經準備妥當，可以隨時出發前往洪都拉斯。金天滿希望安德生逗留到幾個長老到達的時候，讓他們用心靈力量的方法觀察芬麗絲。但是，美國的不友善入境手續令到先到的兩個長老被迫滯留在洛杉磯機場的入境處。雖然擁有民主尼泊爾的護照和『保安團隊』的邀請信，兩個長老依然被拒絕入境，並要求返回尼泊爾申請簽證。在『保安團隊』律師周旋之下，他們仍然受到意料之外的諸多盤問，甚至單獨問話。這些消息來自『保安團隊』設在洛杉磯海關的線眼。格爾雖然下令洛杉磯分部的人員盡力協助，希望加快辦理他們的入境手續，但是情形並不樂觀。金天滿知道安德生心急如焚，便不再提這件事情。

他們出發前的一刻，兩個實驗室送來兩份報告和資料晶片。神祕「紅花」的整個基因程序已經全部測妥。研究人員正在找尋製造香氣的基因起動程序，不過遭遇頗大的困難，因為這種植物的基因序很古怪和複雜。花瓣的初步生化分析已經完成，發現了許多新的生化物質，因為其不同程度的複雜生化結構，暫時不能確定是否含有帶香氣的化學物質。還有一件重要的發現。在分析「紅花」的基因程序時發現了一種大型病毒，它的基因程序包括了無數人類容易變異的基因。最初以為是樣本的污染，後來証實大型病毒集中在花刺的基層組織內。思連娜想這一定是那個馬雅族巫醫發現，可以修補「錯亂了的定性物質」的「東西」了，原來是大型病毒，那是合理的。用沒有了致病能力的病毒，將正確的遺傳基序帶入細胞核，替代變異和病態的基序正是很多遺傳疾病的有效療法。誰人製造出這棵病毒呢？是無數世代之前的事呢！人類絕對沒有這種能力。思連娜要求同時研究這個病毒。

另一份報告是關於芬麗絲的腦波和淚水的分析。証實芬麗絲對安德生的說話的確有「組織」性的反應，足以証明芬麗絲的腦部從新活動起來。腦波型態和思想內容的相關性是非常個人化的。對於完全沒有腦波記錄的病人，腦波專家亦會束手無策，絕難發現其大致內容。淚水的分析亦確定了有「感情成份」的衍生化合物，但是資料庫沒有這種衍生物的數據，也就不能決定那是甚麼樣的感情。芬麗絲的情況是有進步，卻沒有突破。

這兩份報告都是重要的，思連娜用了差不多一個半小時去閱讀和跟兩個專家在視頻電話上討論。當他們正要離開的時候，格爾通知他們亦利亞多很有興趣會見普斯哥教授，所以會參加這次的行程。另一方面，洛杉磯的移

民官員終於批准了兩個來自尼泊爾的長老的入境申請。他們登上了派去的快速直升機，正在趕來。格爾詢問他們是否願意等候他們。思連娜和安德生商量。但不知道爲了什麼，安德生心裏總是有點不安的感覺，希望盡快趕到洪都拉斯。思連娜尊重安德生的意願，於是立即出發。

同一個時間，金天滿回到建築物的上層結構，準備接待即將到達的兩個長老。建築物外面圍著一大片空地，除了停車場外，建有兩個直升飛機的升降場，一個在建築物的前面，另一個在後。聖地牙哥離洛杉磯其實並不遠，直升機不到半個小時便能到達。金天滿站在落地的大玻璃窗門前，注視停機場。心裏納悶，覺得奇怪，爲什麼安德生這麼急著離開呢？這也是好事吧！這裏並不安全，另一場戰鬥早晚便會發生。安德生應該明白「心」病還須「心」藥醫。洪都拉斯的普斯哥教授始終只是一個出色的藥用生化科學家，就算他多年研究這種具有神奇醫療效果的「紅玫瑰花」，但科學可以解決心智力量的傷害嗎？金天滿面上露出苦笑。他自己本身就是出色的科學家，他沒有能力解釋自己所學習的心靈力量。沒有能力解釋那顆會吸收心靈力量的「黑色之石」。他之所以投身研究天文學，所以能夠發現這個古怪的星體，全部的因果緣份都來自「一部分」直接存下來的秘密經文。佛經多次講到「上天下地有恆河沙數世界」，人類幾千年來，每個晚上都可以抬頭望到滿天繁星，這不就是恆河沙數的世界嗎？佛陀將他在物質世界裏面「領悟」了的真理告訴了門徒，一些部分後來寫成爲佛經。佛陀作爲非物質世界的「一部分」，又將非物質宇宙的真理藏在「西方世界」。一百年來，所有族人都以爲「西方世界」就是阿彌陀佛經所講的「西方極樂世界」，一塊物質生命沒法去到的神聖淨域。其實我們對物質世界的真理還不能夠掌握和了解，又憑什麼去想窺伺非物質宇宙的知識呢？根據佛陀所推測，「無色界使者」得到「傳法信物」後，雖然必然會回去，但是它會留下它們在這個宇宙的領悟，要跟佛陀力量比個高低。由於對抗和紛爭，世界因此踏入「第一劫難」。「歸一流」的創始人是否得到了「無色界使者」留下的心靈知識？那一股龐大的心智力量今人心有餘悸！是不是一定要用非物質世界的心靈力量和知識才可抗衛源自「無色界」的強大力量呢？但佛陀曾解釋，那些非物質世界的知識在這個宇宙並不適用。

金天滿在思考之中，竟沒有發覺格爾的一個高級助手走到他的背後，告訴他直升機一兩分鐘後到達，是時候到外面接待了。

金天滿和這個高級助手打了一個招呼，便和他一塊走向大門口。金天滿奇怪爲什麼自己的警惕性這麼差，有人到了背後還懵然不知。是心智戰役中受了傷嗎？是因爲自己的病嗎？還是因爲這裏有抗衡心智力量的能量呢？

在地面上，『保安團隊』的西岸總部包括了兩座龐大的弧型建築物，

構成一個心的型狀。二十年代初期之後興建的盧斯企業建築物，差不多都有這種特色。這種概念當然來自盧斯，他認為這樣設計的建築物可以集結一種宇宙能量，保護在裏面工作的人，就好像中國人相信的風水一樣。後來他告訴其他盧斯企業的創辦人，集結的能量加強了對心智的保護，防範多種型類的心智攻擊。金天滿這一族人，長時間依賴心靈力量去和人與物質世界接觸，在這個不利於心智力量發揮的環境裏，觸覺是否會比平時遲鈍呢？快踏出大門口的時候，金天滿情不自禁地嘗試使用了一下他的心靈力量。他發覺他可以使動心靈力量。這是非常意外的。一直而來，他和小伙子和素靈都以為整座建築物受到保護就意味著這個空間可以抗衡心智力量的作用，而由於尊重亦利亞多，他叮嚀過子女兩人不可隨便運用這種力量。在瞬息之間，他覺得捕捉到一些嚴重的問題，就是這裏一旦被心靈力量的高手混進來，後果將難堪設想。同時間，他更佩服亦利亞多的氣度和膽色。信任新相識的人始終是危險的，而就現時的處境來說，危險並不單單指向個人，由個人承擔，一個失慎，整個分部的人會一同遭殃。

金天滿的思潮只是一秒半秒間的事，但是，他已經覺得週邊的環境已在急劇變化中，一重重的心靈障限已封閉了他的來路，斷絕了通知素靈和小伙子的心靈管道。這種心靈力量好銳利，更由於攻其無備，金天滿確實處於下風，心靈壓力快速增加，無疑要盡快解決金天滿，受傷未癒的他可以說是苦苦支撐。

格爾並不在這兩座大樓裏面工作。他在地下的深層建築物裏面。那裏有一個『保安團隊』的控制樞紐，有一個高科技的醫療研究中心，所有系統的核心結構，包括能源設施，安裝在更深層的地下。格爾是『保安團隊』西岸總部的主管。在盧斯企業的時代，格爾負責了整個盧斯企業的保安工作。

『保安團隊』和盧斯企業分家的時候，他並沒有留在盧斯企業，而跟隨他的養父一起發展『保安團隊』。亦利亞多年過七十，很多工作已經交付第一線的接班人。但他不想格爾負責行動組那種非常危險的工作，所以要求格爾留在這個比較安全的西岸總部。格爾明白老人家的意思，但他希望到外邊去闖天下，建立自己的事業。他不要被看成是備受保護的家族成員。格爾並不熱衷於權力和領導，但卻心儀仰慕傳說般的心智力量，渴望得到這種神秘和「浪漫」的能力，那時候，自己可以無拘無束的遨遊四海。不過有些困擾的問題。盧斯叔叔有強大的心智力量，為什麼要在盧斯人文基金總部裏面「隱居」呢？他還在那裏嗎？

格爾坐在控制室裏思考著，好奇怪，裏面只有幾個人操作著各類的儀器，當然包括對抗心智力量的網路。每個人都很忙。

心智力量探測器和防護器並不是保安團隊的標準裝備。事實上，就算

時至今日，只有少數的成員知道企業擁有這些裝備和懂得應用。但至於這些設計是從哪裏來的，又在那裏製造，就算像格爾一樣高級的管理人員也並不知道的。亦利亞多並不願意明確表態，但估計到是盧斯留下的傑作，盧斯是要保護企業受到「歸一流」心智力量的進攻和報復嗎？在格爾的思緒中，總覺得還有其他的因由。

從老爹複述那一晚盧斯跟好友離別的晚餐聚會的談話中，可以捕捉到盧斯忐忑不安的心緒。他曾經放棄過研練『真實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因為害怕受到所謂「外魔」的干擾而走入歧路。最後決定要冒這個險，是因為敵人早就在計算著盧斯企業。在那次面試日本員工時發生的「突擊」中，盧斯能夠倖免，主要是對方大意輕敵，只當他是一個普通人去施加心智控制。事實上盧斯的心智能力卻已經龐大到可以在無意識中反噬了對方。

在當世，「盧斯」並不只是一個人這樣簡單的一回事，他代表了整個盧斯企業。個人的生死和行爲並不只是個人的榮辱，它會影響整個企業，企業的所有員工及至整個世界和無數人。日本之行回來後，盧斯決定有系統地打散這個企業，分拆它的統治力量，敵人也就較難於一擊全中。分拆亦同時做成敵人的疑惑。盧斯亦不能不再次參詳心智力量，因為純靠科技去抵抗是不足夠的。但他害怕自己的心智力量走入歧路，會在不受節制的環境下損害企業，傷害老朋友和世界，所以他首先找尋怎樣防止心智控制，傳聞更說他建立一支極秘密的特種部隊，可以對抗心智力量。那是實情，還是故佈疑陣。

在那田野的一戰，格爾首次「看」到心智力量的破壞和殺傷力，亦同時確認了這些保護心智的裝備的超凡能力。

心智力量這個課題在『保安團隊』裏面已經流傳了很久。在高層方面雖然被廣泛地討論，但直到幾年之前才正式向企業的行動人員正式下達指令和提供有關的訓練。其他大部分的員工依然是半信半疑的。在企業方面，應付心智力量的干擾或襲擊很早就已經開始，可以追溯到盧斯企業總部搬離美國本土的年代。那時，盧斯可能只是感覺到「幽暗」的心靈力量在窺伺，而並未真正遇上敵人。日本遭遇戰後的漫長的歲月中，潛伏的心智敵人顯然並沒有閒下來，而是積極發展其攻擊力量和人力機制，他們變得龐大。根據近來發生的事件推斷，企業已經處於下風了。這是尤於企業的策略偏重防護性，這樣保守致令到已方處於捱打的局面。從缺乏對敵人的徹底認識，到缺乏攻擊心智力量的能力下，挽回頹勢並不容易。一定要盡量利用自己的長處，攻擊敵人的弱點。直到目前，敵人並沒有站到明處，更枉論顯露出它的弱點。所以格爾決心要將它「製造」出來。他策劃了這一場「困獸之鬥」。格爾在亦利亞多面前唯命是從，好像沒有主張。其實他在亦利亞多的訓練，

教導和栽培下，已是獨當一面的大將，有極強的觀察，聯想，判斷和策劃的能力。在一開始，他就覺得容許擁有心智力量的人進入重要的設施是一項危險的行動。但是否可以加以利用呢？

其中一個助理人忽然告訴思考中的格爾。他們探測到有活躍的心智力量。格爾看著圖象，有心智力量在設施裏面活動。靠近中的直升機上面亦測量到心智力量，那是金天滿族中的兩個長老。雖然時間太巧合，還算可以理解的。可是，嚴峻的是整個建築物已經被包圍了，而敵人散發出心智力量的能量。他們的心智力量的模型和金天滿他們有很大差別。他們應該也裝備了「隱身」和抗拒常規偵察器的行裝，否則不能夠避過哨崗和偵察器。他們和進攻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的神秘部隊應該是一夥的。數目則多上幾百倍，足夠發動一場小型戰爭。他們憑值甚麼實力在美國土地上橫行。格爾的目標就是他們。尚未知道心智力量探測器可以「看見」他們吧！他們以為自己在暗，事實並不如此。這是個好機會吧！

當金天滿等人進入這座設施後，亦利亞多便徵求他們的同意，用心智力量掃描器收集他們心靈力量型態的模式，以增強掃描器的效率和準確性。對於這項請求，小伙子曾經有過一陣子的猶疑，但是金天滿隨即坦然答應。他認為只有衷誠的合作，才可以結集多方的力量對抗神祕和強悍的敵人。況且，這一項請求其實代表了亦利亞多對伙伴的一種尊重，因為當進入這座建築物時，掃描器已經全天候地開動了。這些掃描的資料有助格爾分清敵我。

格爾認為田野中那攻擊者並不會罷休。他們原來的目標本來是安德生，其目的可能跟安德生曾經進入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的「核心地段」有關。但當他們知悉企業具備有「科學化」的心靈力量防護器材時，可以想像到他們會即時感到企業對他們的實質威脅。攻擊企業只是遲早的問題。而且必定會直指亦利亞多，所謂擒賊先擒王。格爾認為攻擊將會非常迅速和激烈。敵人需要速戰速決，因為這裏始終是美國國土，而聖地牙歌並不是個小城市。

為了企業，所以格爾要求亦利亞多借機跟隨安德生等人離開這個即將成為戰場的堡壘。此後更要隱藏行蹤。這項安排只有他們兩父子才知曉，只在出發前一刻才知會安德生。就算敵人神通廣大，沒有可能知道亦利亞多會陪同安德生前往南美洲。

亦利亞多並不是一個婆媽的人。他自己已經年邁，缺乏魄力和體能對抗強悍的敵人。生新一代將要站出來肩負起維護正念的鬥爭崗位上。就算有生命的危險也不能退縮，這是一個男兒漢必須承接的責任。自己親生的兒子為此捐軀，妻子也因此鬱鬱不樂幾十寒暑。但是，亦利亞多從來沒有後悔走上這條道路。他的兒子臨終前便曾叮嚀父親不能為他身死而放棄這項志業。

這是驕人的氣度。格爾缺乏這種氣派和量度，但他擁有主持戰陣的一種狠勁和周密的思慮。這一戰是他的考驗，而這種考驗遲早總會來到，除非你不願意接受。

格爾首先製造一個假象。企業「秘密」地發放一個假消息，就是亦利亞多將會親到首都向總統直接匯報「極重要的發展」。而事實上，只是一個亦利亞多的副手將會到華盛頓的白宮去作詳細的報告。爲了令假消息更加真實，格爾調配了亦利亞多的一批個人保安部隊一同出發。這個部署需要得到美國政府的合作和認可，由是將武裝人員派駐入首都。需要知道，保安團隊的保安生意從來不向這個地區伸展的，所以亦沒有任何的武裝團隊在那裏一帶活動。主要的原因是避免美國政府的猜疑。也是同一理由，盧斯人文基金總部也並沒有部署屬於盧斯企業的武裝保安人員。那一帶的分部，純屬代表或會計性質，雖然長年受到美國政府嚴密的監視，但相反來看，也就是受到特別的保護。因爲任何屬於外界武裝勢力的可疑部署和侵犯，將會被視爲對美國政府的行政樞紐採取行動，必然受到美國政府的痛擊。保安團隊脫離盧斯架構之後，與美國政府間的關係已大大改善，間中還有合作性的項目。雖然還未能夠達到推心置腹，但總算有相當程度的互信。沒有這種「互信」，格爾亦不可能將武裝人員注入首都地帶。過程中亦利亞多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不但與多位現職的資深國會議員和軍部將領友好，就連現時的副總統都曾經是他的部下。但是互信並不等於全信，交情在政治上並不代表直通車。亦利亞多仍然需要「利用」幾日前在首都近郊發生對「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的攻擊和能源站的大爆炸作爲根據，加強了事件的說服力，並聲稱其代表將會攜帶一份重要資料情報，到首都和國安署長和副總統研究。總統府雖然答允了，但相應此項請求，更加深化了整個地區的防護部署，以應付突發的事件。這種反應充份顯示美國政府並不信任保安團隊，但會令敵人相信亦利亞多正到訪首都。雙方保安部隊的異常和有規模的調動，正是爲了加深對領導人的保護。

當然這始終是個假象。神通廣大的敵人，一定已經廣佈線眼，絕對不會上當，而且會利用這個機會。不過就算敵人誤信這個假消息而向企業襲擊，他們將要認真考慮是否要進一步驚動和刺激極度敏感的美國政府。對一個超級軍事大國的挑釁跟打殺一個超級企業的總裁，將會是兩碼子的事，敵人勢必躊躇不決，這就是弱點。

保安團隊的美西總部設在聖地牙哥南部是有特別用意的。因爲不論盧斯企業或者現在的保安團隊，在墨西哥都有龐大的投資，所以得到墨西哥政府毫無保留的全力支持。就在邊界附近的一個現代化農莊裏，有著保安團隊的一個極度秘密基地，這是格爾的其中一張皇牌。不過格爾並不想隨便暴露

這個部隊和他們的力量。

格爾將心智力量探測器的所有數據圖表轉示到控制中心的大型顯示屏上面。看到這些圖像。他的瞳孔就收縮起來。每個人的神經都拉得繃緊。敵人的部隊不但眾多，更重要的是來得太快。而且裏應外合。

格爾的部署已經非常迅速，但敵人來得更快。更可以說是「裏應外合」。當金天滿的部族的兩個長老到達的時候。在建築物外圍亦有神秘的部隊正在靠近，他們有著和攻擊「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的同類隱身裝備，可以輕易突破哨崗和先進的監察系統，但因為部分的敵人散發出心智力量的能量，才被心智力量掃描器捕捉到蛛絲馬跡。而依靠這些位置數據，「保安團隊」的高科技探測儀就可以加以精確的調節，測量到另外那些沒有心智力量的入侵者。格爾認為這是入侵者所意料不到的。他們以為在暗，其實行蹤已經暴露。這是嚴重錯誤。不過，他們是不是也帶備有那種可怕的藍焰武器？這裏的高科技外牆結構是否可以抗衡？而一旦被攻入和破壞，心智力量保護器就不能保護整個分部人員的心智了。不過無論怎樣，老爹和安德生他們都不能夠在這個時候離開了，外面實在太過危險。

雖然格爾即時通知亦利亞多，但安德生一行人和保安人員已經上了三部直升機，直升機正進入起飛的程序中。在那一刻，不單素靈和小伙子感應到有心智敵人快速襲擊過來，連安德生也覺得四週殺機重重。素靈和小伙子反應迅速，立即設下了心靈結界，保護眾人的心智。噴射直升機在開動時，敵人的高能射線武器已經轟擊過來。這時侯安德生等人就見識到盧斯企業的防護高科技了。直升機的頭和尾處開放出一幅弧型的銀色光幕，如同一塊凸鏡片一樣將高能射線截著，並散射了回去。迅時間三架直升機飛上了高空。安德生眾人在夜空中向下望去，「美西總部」已經變成一個高科技的戰場了。飛來飛去的激光和那一幅幅適時散放出來的銀色光幕，加上那反射回去的餘光，令人眼花繚亂。那龐大的建築物裏面有素靈和小伙子的父親，有亦利亞多的養子格爾和部下，有安德生的拍擋，有思連娜的伙伴，他們會安然渡過危難嗎？

安遜和雲生並沒有離開這個地下醫療設施。他們的心靈傷勢並沒有像芬麗絲那般的致命，但身體虛弱，神智也有間歇性的模糊不清。安德生本來打算將他們一塊帶走，但金天滿說這不是個好主意，說道他們的「病情」跟芬麗絲非常「不同」。不過最主要是格爾的反對。於是安遜和雲生就留下來，等待金天滿族中長老的幫助。安德生心裏想，如果在洪都拉斯找到醫治心靈力量做成的傷害，便會要求格爾立即運送他們兩人到洪都拉斯。離開地下醫療設施前，安德生曾和素靈探視過兩人。那一刻他們卻都「沉睡」著。

安德生和素靈離開後不久，安遜的眼睛打開，發放出銳利的眼神。跟

著又閉上了眼。一個多小時左右，安遜突然迅速的跳下床，瞬息間走到病房的門前，用手想打開門，但那是上了鎖的。安遜的嘴角露出冷笑，心靈力量已經伸展出去。「崩」的一聲，門鎖破碎了，跟著門的表層被撕開，一層灰濛濛的光芒卻露出來。那是內層發放的。安遜被激怒了，他的力量向四面和上下攻擊，發出激烈的噪聲，房間被澈底破壞了，但他的整個身影卻被灰濛光芒包圍了。那是對抗心靈力量的科技。安遜的心靈力量沒法通過這個圍困。但這並不等安遜無法破壞這個困室。安遜的力量在榨壓著室內所有的物料，製成一個超重的圓球，圓球在室內由慢而快地運行著，然後軌跡突然改變，圓球撞到門上，爆裂開一個大洞。安遜走出室外，他的心靈力量即時充溢了整個通道。破壞開始了。

「帶」著那個越滾越大的圓球，安遜飛快地在無人的通道上前進。當遇上限制出入的鋼門時，安遜的心靈力量就將門鎖打開，不然，那個大圓球便將鋼門撞破。「安遜」走向深層的控制樞紐中心了。不論是破壞了地熱能源系統，或者是破壞了中樞電腦，都可以癱瘓整個中心的操作系統，心智防護屏便會瓦解。看來「美西總部」的保安機制嚴密，但有一個漏洞，就是心靈力量的探測和防護只是對外，一旦進入建築物內，心靈力量就可以為所欲為。